

在长清区凤凰山下，有一座墓，主人是李孝先，因为其儿子一生清廉，死后被当时的明朝廷“赠”为六品官。据史料记载，当时的墓修建得十分华贵，承载着李家百年兴盛。但是随着时间流逝，400多年过去了，如今的墓地已经不复存在，仅剩残存的石碑和牌坊了，颇让人痛心。

本报记者 陈伟

►原来规模宏大的李孝先墓如今所剩的牌坊。



# 承载明代李家百年荣耀的墓地，如今只剩石碑和牌坊

## 李孝先墓：总被风吹雨打去

### 李孝先墓深藏凤凰山沟谷中

长清区丹凤小区东南方向，有两座山峰对峙，形如马鞍，俗称“鞍子山”，有人误认为春秋时期的齐晋“鞍”之战即发生于此。但是据史料记载，“鞍”之战是春秋四大战役之一，发生于公元前589年，双方对垒的主帅是晋卿郤克和齐顷公。齐顷公先得小胜以致轻敌，后大败，被晋军追赶围着“华不注”山跑了三圈，和属下换

了衣服才得以脱身。

根据专家考证，上述战役中的“鞍”即济南市北的北马鞍山，“华不注”即黄河边的华山。且此地古时沟谷纵横，是无法展开车战的。鞍子山之东有小岭相连，顶有一小山头，当地人称为“凤凰山”，李孝先墓便居于山下的沟谷中。

凤凰山下的山北口有一座龙

王庙，四方、石砌、拱门、攒尖，内空空如也。此庙到底建于何时，已经无从考证，当地人称为“后悔庙”。据传，古时城东之人到城里打官司，走到此处看到龙王庙总会后悔，因为“衙门口向南开，有理没钱别进来”，于是会长叹一声给龙王爷磕上几个头便调头返回了。龙王庙南有路，沿路南行，便到了李孝先墓之所在。

### 因其子一生清廉被“赠”六品官

据凤凰山下上了年纪的老人讲，李孝先是城南丈八佛李庄人，此山谷属李家所有。中国讲究落叶归根，尽管他后来富贵一生，但是死后仍归葬于此。

李孝先是明嘉靖间人，以其子李兴善而富贵，死后赠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及四川按察司金事。

据了解，“封赠”制是封建君王对臣子及其家人的一种特有褒奖，七品以上皆可封，品级越高，受封的辈分越远，如一品官可封三代，五品以下封一代。封官员本人曰“授”，封官员的曾祖父母、祖父母、父母、妻室曰“封”，封死者曰

“赠”。五品以上官员受封用“诰封之宝”，五品以下用“敕封之宝”。

李孝先之子李兴善是明嘉靖年间进士，初仕宁津、山西洪洞等地，后官至山西按察司副使，进阶中宪大夫（正四品），并在家乡建敕造重光坊、甲科济美坊。兴善为官清廉，归田后“室庐荒变，值秋雨滂沱，撒卧席障之”，一个朝廷的正四品官到如此地步，其清廉可见一斑。

其父李孝先亡故时，可能由于李兴善的官阶在五品之下，所以朝廷只赠了一个六品官的称号，所以其碑上用了“敕封之宝”。

李孝先的爷爷更是鼎鼎大名，在当时被称为“铁御史”的李纲。李纲是明景泰间科进士，官至左金都御史，死后破格祀乡贤。《明史》记载，其为官刚正，直言敢谏，铁面无私，在任上弹劾赃官无数，死后箱箧中只有图书和敝衣，皇帝赐字“清正忠勤，勋业茂著”。

李纲之父为李琮，仕至朔州判官，封赠山西道监察御史，赠太仆寺少卿。李纲之子李惯，仕至河南按察司照磨。李兴善是李纲的三世孙，那么李孝先则是李纲的二世孙。自宣德间李琮入仕至李兴善李家兴盛了一百余年。



李孝先墓的石碑。

### 损毁严重，只剩残存石碑和牌坊

李孝先墓坐西面东，中轴正对凤凰山顶的山头，山谷作椅状，两边山势的起伏极为对称。山谷隔河与山东艺术学院之谷团团相抱，河水在此又作“S”形，两山谷及一河组成了太极图。但是如今数百年已过，原来规模宏大的墓如今已经不复存在，只剩下残留的石牌坊和石碑了。

石牌坊为四柱三间式，约有一半已没人土中，横梁为二龙戏珠式，风格古朴，雕刻精美，上刻“诰赠奉政大夫四川按察司金事之坊”，二长立柱上有对联曰“鼎养歉终违风木之怀未已；纶章欣冉锡恩光之被无穷”。

据了解，奉政大夫是五品官，李孝先去世时只赠六品，后随着

儿子的升迁又累赠为五品官，这说明此坊是后建的。按明制五品官的墓前还应有石马、石羊、望柱等。当地人说十年前石马还在，可现在只剩一堆荒草了。一个百年的望族，在历史中如云烟一抹，这些留存的承载记忆和历史的牌坊，只历经400年风雨便近于消失了。

### 古碑承载历史记忆，一旦被毁难以修复

济南市的文物爱好者一直在考察散落在济南民间的石刻文物，但考察的结果却不容乐观：大气环境在恶化，空气中酸性物质增多，古碑刻日夜不停地被腐蚀、被风化；而比起自然消磨来，人为的破坏更加严重，每一块古碑被偷盗、被损坏，都让人扼腕叹息。

“每一方碑刻，上边的文字记录的是历史，碑本身因年代久远，也成了历史，如果不加以

妥善保护，没了就真没了，消亡的可不只是一块刻字的石头，而是一段历史。”一位文物爱好者说。

对济南碑刻颇有研究的网友“老残”在自己的博客中曾写道：很多碑刻在没有任何内容辑录的情况下就销声匿迹了，这对还原济南历史文化来说，无疑是一件十分痛心的事情。

数量庞大的碑刻中，能被博物馆精心收藏或在景区由专人用

心保管的名碑只占少数，更多的是那些散落在田间地头、沉寂在荒山古庙；或废弃、或断裂的普普通通的古碑。

这些碑刻主题丰富，有的为修庙而立，有的为打井而竖，还有宗教祭祀碑、功德碑、贞节碑、墓志铭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“但这些古碑的保存现状堪忧，不容乐观，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，否则只能让后人忘记历史。”上述文物爱好者说。



残存的碑刻散落在田间地头。

本版图片由热心读者提供